

绍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绍兴县志

第一册

赵樸初题



中华书局

绍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绍兴县志

第二册

赵櫟初題



中华书局

绍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绍兴县志

第三册

赵櫟初題



中华书局

绍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绍兴县志

第四册

趙櫟初題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绍兴县志 / 《绍兴县志》编委会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ISBN 7-101-01664-2

I. 绍… II. 绍… III. 地方志-绍兴 IV. K295.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4499 号

封面题签 赵朴初

函套题签 王羲之 (集字)

《绍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篆刻 甘稼泥

责任编辑 李岩 余哲

封面、函套设计 王增寅

版式设计 曹 静

地图绘制 浙江省第一测绘院地图分院

(其中绍兴县地质图 中国地质出版社制)

绍兴县志

(全四册)

绍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16·196 1/4 印张·44 插页·4099 千字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定价: 420 元 (精装)

460 元 (豪华)

ISBN 7—101—01664—2/K·745

序 一

《绍兴县志》的出版,可能已是浙江省第一届社会主义时期新方志中市、县志的关门之志。本届修志始自1981年,迄今已历十余载,在此期间,市、地、县志书先后大量出版,缘何绍兴县志书出版处在最后?这是一个耐人思考的问题,其实是一项深思熟虑的高明之举。绍兴县修志,党政领导格外重视,部门全力支持,调集精兵强将,组成合理的修志班子,同时,而且异乎寻常地努力,修志的客观条件,经费、用房、设备等也都得到充分保证。他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洞悉责任之重,修志之难,不满足修成一部一般之志,强化质量意识,决心下大力气,编出一部非同一般的,无愧于文化名城,无愧于越中父老,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志中佳作,文化精品。

志书的生命在于志书的质量。纵观修志历史,前事可鉴。精心编纂的宋《嘉泰会稽志》、《宝庆续会稽志》,被称为“志中双杰”,历代评价甚高:“详略得中,纪叙典核,而鉴裁精当,亦地志中之极有体要者”;“不漏不支,叙次有法”、“条理缜密”等,尽管迄今已历八百年左右,仍然为人称道。相反,有的志书,虽然成书较快,却因“繁简无法”、“笔力萎弱”,差谬甚多而被人搁置,似有若无。可见修志之道,事倍才能功倍,并无捷径可通。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本届修志首先出版者的开创之功,不能低估这些志书对本届修志的巨大推动作用和借鉴功能。但是修志毕竟不是竞赛场上的角逐,不能以时间来确定质量,安排名次。固然,后出的志书其质量也未必注定优于前面出版的志书。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善于学习,总结经验,不断创新,有所发展,取他人之长,补己之不足,还要人十之,己百之,加倍努力,才能攀登新的高峰。老天不负苦心人,有志者事竟成,读了《绍兴县志》我深深感受到这一点。

后出版的《绍兴县志》从三个方面下了大力气:其一,收集、整理、印行绍兴著名的旧志,以及其他大量相关的书籍、资料;其二,认真吸取历代修志和本届修志的经验和教训,使认识来一个升华和飞跃;其三,从绍兴县的实际出发,认真调查、研究,不断听取各方专家、行家的意见和建议,多谋善断,精心编纂。为此,《绍兴县志》起点高,基础实,不断完善,精益求精,终于大器晚成。其中有许多值得重视的地方,现略举其要:

第一,不同凡响的“凡例”。本届修志一般来说比较忽视对“凡例”的制定。其实“凡

例”不可低估,体现了一部志书的指导思想、编纂原则、具体规定以及对一些矛盾问题的解决办法。本届修志之初,理论准备欠缺,实践经验不足,难以制定出比较完备的“凡例”。因此,不少志书的凡例,只是大同小异的简单几条,有的甚至相互套用。绍兴县修志同行深感制定“凡例”的重要。一部志书的发凡起例,既是修志的经验升华,又是编纂全书的指导,其间大有学问在。为此,制定“凡例”四十条,值得同行和读者的重视。

第二,深入挖掘资料,全志尚详。资料是志书的基础,志书的价值在于是否有全面、系统、翔实的资料,尤其可贵的是能够核实、订正人们忽视的一些差错和占有珍贵的独家资料。当今,对本届新志书的评议,比较共同的是,“志书有用,但又不够用”。鉴于此,《绍兴县志》在资料工作上狠下功夫,花了许多时间大量收录、精心选择古今各类资料,为全书打下了厚实的基础。诸如“建置”,从秦王政二十五年开始,历记汉、三国、晋、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变化,给人以完整、系统的认识。对“区域”的记述,细到历记各个不同阶段的具体变化。在“土地”编中,详记绍兴的土地开发,包括“撩荒垦殖”、“围湖造田”、“围涂造田”等;“土地制度”中,关于“私有制”,详记自秦之后,直至民国,历代私有制的具体状况及其变化。既有翔实的资料,又有丰富的知识,这是他志所少见的。

第三,从实际出发,着力显示绍兴固有的特色。地方志要重视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已成为方志界的共识,许多志书都做到了这一点。《绍兴县志》对绍兴地方特色的记述,不满足于立篇、设章、列目,不满于一般记述,点到为止,而是引用大量资料,认真研究,加以分析深化。绍兴为百越之首,越中山水,社会经济,风土人物,方言民俗等都极具特色,《绍兴县志》对不少有特色的内容,紧紧抓住,充分展开,详细记述。不少章节类似专记,十分翔实、耐读。如绍兴是著名江南水乡,“绍兴之发展史,实为治江治水之历史”,为此,水利设专编详记。其中对鉴湖的记述尤详,包括鉴湖开发的历史、功能、历代关于鉴湖的争议以及历代对鉴湖围垦的情况等等。在“文物”中突出文化遗址、越窑遗址、陵寝墓冢、古代建筑等,反映了绍兴作为文化之邦的特色。在“党派团体”中,记述著名的“光复会”,丰富了民国史的内容。在“人口”中,记述了流动人口和老龄人口等种种新情况、新问题,反映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新变化。对一些极具特色的项目,如绍兴师爷、堕民等均立专章,详记其由来、变化、状况以及种种争议,并选辑了大量原始资料,供读者查阅。

第四,志史结合,彰明因果。史和志既有密切的关联,又有一定的区别。在一部志书中如何摆脱常规,处理好史体和志体的关系,这是一代新志值得研究的课题。《绍兴县志》从实际出发,在志书中适当采用史体,作了可贵的也是成功的尝试。如在卷首中设“史略”附“大事年表”,简明扼要地记述绍兴的悠久历史,从新石器时代,舜、禹遗迹,越国基地等直至当今,脉络清晰。同时详列历史大事年表,具体记录重大历史事件,给人以完整、系统、翔实的历史过程的认识。这样的设计比一般志书的“大事记”更加系统、厚实。各编的编前章前均设有无题小序,文风统一,内容简明扼要,真正起到画龙点睛,提纲挈领之效。在整个编目设计上,不仅注意归属得当,排列有序,而且力图揭示因果,以显示志书的深度。

第五,言必有据,引文注意注明出处。一部志书是由大量资料编纂而成。常见的不少志书,由于种种原因,较少注明资料来源和出处,因此使有的学者不敢轻易引用,也使人难以深入核查志书以及有关资料,以便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为此,《绍兴县志》对大量引文认真校核,并注明出处。如“大事年表”和志书中应用的许多资料均一一注明资料来源,这是一件十分细致的工作。当然,要事事注明出处,势必增加大量篇幅,这是难以做到的。

第六,认真编好索引。工具书以及学术著作做出索引,以便于读者查阅、使用,这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当今国际所通行的。浙江出版的不少志书已编有索引,受到读者欢迎。但一般来说索引编纂较为简单,这是美中不足。《绍兴县志》编纂者有感于斯,花了极大的功夫编出了比较详细的索引,并与《丛录》合列为一卷,这是很值得称道的。

第七,注意记述事物发展的具体过程,细节生动,文风优美。当代已经出版的有些志书,叙事比较简单,缺乏过程,因此,可读性不强。《绍兴县志》比较注意记述典型事例,通过记实,体现事物发展本身的曲折性、生动性。行文注意概括、简洁,优美、生动,可读、耐读。其中有些章节使我爱不释手,一读再读,这是其他志书所比较少见的。

此外还可以列举一些,鉴于篇幅,这里不一一细说。

《绍兴县志》的成功证明“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专家修志”的基本格局是十分正确的。而且三者相联,缺一不可。绍兴县几届党政领导都十分重视修志,早已将此项工作列入政府的议事日程之中,经常关心,提出要求,并创造优越的修志条件。修志部门的人员结构合理,相互补充,尤为可贵的是有一批具有相当水平,又铁心修志的修志人员。在这里“求实、创新、协作、奉献”的修志行业精神得到了充分展现。为此,历经八年之久,一部高质量、高水平志书的问世,可以说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理所当然的。

魏 桥

1998年1月

序 二

《绍兴县志》修纂完成，行将出版，这是一件超乎志界的大事。因为绍兴不仅渊源古老，文化发达，而且近年以来，在经济上也一直成为全国强县。所以从历史和现状来看，绍兴县在海内外都有很高的知名度，迥非一般县份可比。

按地方而论，则《绍兴县志》的出版，更值得大书特书。这中间有双重原因：第一，绍兴以历史的悠久说，当然不及中原，但在中国方志史上，全国却没有任何县份可以与之颉颃。因为历来已有许多著名学者公认《越绝书》是中国最早的方志。而《越绝书》正是出于古代绍兴。第二，中国各地历代以来修纂的地方志数量浩瀚，《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汇集上起六朝、下迄民国的志书，其现存或残存，为数就达八千三百余种，其中却绝无《绍兴县志》的著录。现在出版的这部志书，是中国方志史上的第一部《绍兴县志》。所以其意义之重，影响之深，实在不言而喻。

这里首先应把“绍兴”一名稍作解释。绍兴原是南宋的年号名称，这个年号在其使用之始(1131)，也就同时成为地名。此中经过，志书已叙其详，这里不必赘述。但对“绍兴”一名的解释，历来颇有误传，如“绍祚中兴”等等之类。由于我们从《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四中发现了当时的改元敕文：“绍奕世之宏休，兴百年之丕绪。”则旧时诸说，均属传说耳食，而此名渊源来历，已可迎刃而解。

绍兴在地域概念上也有一段历史发展的过程。当年宋高宗让越州“冠以纪元”，改称绍兴府，故绍兴在地名中肇始于行政区划的府名。而这个府从南朝陈以来，历会稽郡和越州，其下常辖八县。称府以后，历元(元代称路)、明、清各代，辖县亦无变化。古人设置行政区划，不仅重视自然环境，顾及山岳河川的分野；而且考究人文环境，重视风俗方言的异同。如我在拙作《绍兴修志刍议》(《绍兴师专学报》1987年第1期)一文中所说，此八县“是一个同一方言系统和风俗习惯的行政区划单位”。现在回溯州府沿革和八县渊源，足见古人在这方面的深虑远见。八县之中，山阴、会稽二县，历来与州府合城而治，显然是八县的核心。从其境域考察，山、会二县是一个完整的自然地理单元。两县南界是稽南丘陵，北界是杭州湾，东西两翼各以曹娥江和浦阳江为界。两县之间则以导源于稽北丘陵的若耶溪(平水江)为界。两县之治虽然同驻府城，但其间也有纵贯南北的府河中分。按《通典》卷三十

三：“大唐县有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之差。”但“京都所治为赤县，京之旁邑为畿县”。所以实际上是望、紧、上、中、下五等。据《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六记载，山阴、会稽二县均属“望”县。由此可见，山会两县从唐代以来就是国内巨邑。民国以后，府级行政区划取消，绍兴府从此不再存世，山、会二县合并而成新建的绍兴县。所以绍兴名为一县，其实合两县的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不仅得天独厚，而且人杰地灵。中国自从《汉书·地理志》记载各级行政区划以来，全国的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大体稳定在二千左右，而像绍兴这样的名都大县为海内外所熟知者，实不多见。此县的不同凡响，历来脍炙人口，以言山川秀丽，则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以言文物典雅，则学术流芳，人才辈出。而近年以来，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城乡风貌日新月异。际此欣欣向荣，蒸蒸日上之时，绍兴建县以来的第一部县志公开问世，这不仅是绍兴一县的丰功伟业，也是海内外所有绍籍人士的愿望。此外，由于绍兴在历史传统上的声名卓著，近年发展中的出类拔萃，绍兴县情及其发展中的业绩与经验，堪以为全国各县借鉴者诚多，则《绍兴县志》的出版，其作用必能惠及国内各地。这部志书将为海内外所踴予望之以至不脛而走，当可拭目以待。

就《绍兴县志》的内容而论，在这十余年来各地新修的志书中，实属后来居上。全志除卷首外，共有四十二编，总计四百五十余万言，集全县古今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之大成，是绍兴的一部完整而科学的资料汇编。其中如于越部族、鉴湖、历史名特产、学塾、学院、越窑窑址等，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而这类资料搜求维艰，实属难能可贵。综观全志，内容完备，信息全面，而体例严谨，尤可独步志林。例如资料来源，尽可能注明出处，以利于学者的追索深研，此实为清季乾嘉以来学术界的优良传统，而为近代不少志书所忽视者。又如记载境内动植物，均一一记明拉丁文二名法，以利于学术界的识别，此事，三十年代修纂的《鄞县通志》早已行之，却为当今许多方志所漏失。全志卷末之索引，编制详细，检索方便，使志书不仅具有学术性，而且富于实用性。索引之编，以志书作插架装饰者，当然绝不介意；而从志书寻求学问者，实在兹事体大。我于前年在美国所撰《中国方志资源国际普查刍议》及去年在全国第二次方志工作会议中的大会发言《北美汉学家论中国方志》二文（均发表于1996年《中国地方志》），都谈及国外汉学家对于中国新修方志缺乏索引而意见纷纷。我在为《地理文献检索与利用》（西安地图出版社，1992）一书作的序言中，曾引及外国学者的话：“检索工具没有索引很快就成为一堆废纸。”而如今仍有不少志书，历多年耕耘的辛苦，却甘冒“一堆废纸”的风险，功亏一篑，令人遗憾。所以在这篇序言中，再次提醒某些志书的修纂者们，务必将索引的价值和意义多作一番研究。其实，不仅检索工具必须编制索引，一切学术著作也都不能没有索引。不妨让我再引一段《学术著作要有索引》（《光明日报·文化周刊》，1997年1月6日）的文章：

“没有索引的学术著作在国外很难获得出版，外国著作则不会翻译。因此，每一个自视甚高的学者，如果不为自己的专著编好索引，那么就是对学术著作的自杀。”

以上说明学术界对索引问题已经倍加关注，而如今《绍兴县志》以及不久前出版的《绍兴市志》都在这方面作出了榜样，希望能获得方志界的重视。

绍兴由于学风鼎盛,人文荟萃,志书修纂历来冠于两浙。前已述及《越绝书》为中国方志之鼻祖。而在拙著《绍兴地方文献考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一书中,属于方志类的地方文献多达一百四十六种,其他列入图籍类和地名学的文献而具有方志性质的还有十余种,所以总数超过一百六十种。在国内实鲜旁例。绍兴县的前身山阴、会稽二县,历代以来,不仅一再修志,而且佳志迭出。山阴县修志始于《嘉泰会稽志》从《太平寰宇记》引及的《山阴记》。此书,今本《寰宇记》未曾载及,《嘉泰志》所引必是古本。则其成书至晚在北宋初年。由于书已亡佚,所以无可核实。按各种公私著录统计,山阴县历修志书九种,今存四,残存一,亡佚四。会稽县修志始于《文渊阁书目》著录的《会稽县志》,其修纂当在明正统年代以前。总计会稽县历修志书八种,今存二,残存一,亡佚五。在上述山、会二县的旧志之中,如张元汴和徐渭所纂的万历《会稽县志》,清平步青求得而誉为“如获瑰宝”。朱文翰、陈石麟所纂的《嘉庆山阴县志》,清李慈铭特为撰写《校记》,称道为“佳志”。可惜二县旧志亡佚甚多,所以鲁迅在《会稽郡故书杂集》序言中叹为“会稽故籍零落”。由此益足以说明今绍兴县整理故籍,修纂新志的必要。

值得赞许的是,在这次绍兴县的修志过程中,对于越中地方文献和山、会二县旧志的搜集整理,予以高度重视,获得了出色的成绩。这是新修《绍兴县志》的基础工程,也是《绍兴县志》成就卓著的重要原因之一。县志修纂之始,绍兴县领导和主持新志修纂的各位同仁就着手这项工作。山、会二县历来修志虽然称多,但现存的最后一种《山阴县志》即《嘉庆志》,修于嘉庆八年(1803),距今已近两个世纪;现存的最后一种《会稽县志》即《道光志》,修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距今也逾一个半世纪。由于间隔久远,其间事物变迁,搜索弥补,至为不易。而至今幸存的种种旧志文献,也多珍稀濒佚,必须抢救。这些年中,新志修纂者不仅走访全国,采集大量资料,并且还重新排印了自宋代以来的越中旧志如《嘉泰会稽志》、《宝庆续会稽志》以及《康熙会稽县志》、《嘉庆山阴县志》等,对于近年已经总校出版的地方文献如《越绝书》、《吴越春秋》、《越中杂识》等,则联系原出版社加以重印。并且还在鲁迅《会稽郡故书杂集》等辑佚的基础上,辑注出版了《会稽方志集成》(团结出版社,1992)等古代亡佚的地方文献。《绍兴县志》修纂过程中所完成的地方文献整理工作,在这次全国修志高潮中,显然也名列前茅。不过由于越中文献数量庞大,流散甚广,所以今后仍有继续搜集整理的必要。这类文献仅存于海外的,除了往年我从美国国会图书馆引回并已在国内排印和影印出版的乾隆钞本《越中杂识》以外,据我所知,尚有日本宫内厅图书馆(即前宫内省图书寮)所藏的嘉靖《山阴县志》十二卷(国内仅存隆庆刊本),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康熙二十二年续修《山阴县志》三十八卷(国内仅存康熙十年初刊本)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东方图书楼残存的道光《山阴县志·赋役志》一卷等,都有待从海外引回。至于收藏于国内各图书馆的,则有江苏省地理研究所图书馆所藏稿本《山阴旧志续考》和北京图书馆所藏明刊本《古越书》等,这中间,天津图书馆所藏《山阴道上集》(又称《越中耆旧诗》)稿本四函三十四册,收录越中历代诗家达八百人之谱,集绍兴历代诗篇之大成,而多为他书所未载,所以尤足珍贵。诸如此等,由于均经我过目,往年曾撰有《绍兴地方文献之稀见钞本》(《杭州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1 年第 2 期)加以介绍。当然,由于我的见闻不广,挂一漏万,自属难免。好在《绍兴县志》的修纂,在整理故旧方面已经作了一个有益的开端,在此敬求海内外绍籍人士,对流散各地的桑梓文献多加留意,俾能物归其源,则家乡幸甚。

自从八十年代初期以来,全国各地的修志事业蓬勃发展。《绍兴县志》的起步和出版,在浙江省甚至全国的县(市)志之中,都属于较晚之列。十年以前,我曾撰写《绍兴修志刍议》一文,敦促家乡的志书修纂。在该文末尾,我既提出对家乡修志的希望,也表达对家乡修志的信心。我说:“绍兴一定要修纂一部优秀的县志,而且也一定能够修纂出一部优秀的县志。”时隔十年,当我读完了《绍兴县志》全稿以后,感到无比慰藉。因为这一部煌煌巨构,确实后来居上。而我当年表达的希望和信心,终于完全实现。心中感奋,特为之序。

陈桥驿

1998 年 1 月于杭州大学

序 三

绍兴建县以来的第一部县志即将成书付梓,适值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香港回归祖国之际,又逢绍兴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再创新绩之时。盛世盛事,值得庆贺。

《绍兴县志》,旨在存史以鉴兴衰成败之理,资治以寓因革损益之训,教化以启爱国爱乡之情,兴业以济人民富裕幸福之道。全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纵贯古今,立足当代,详今明古,求实存真,以史为线,以事聚类,分地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人物和丛录·索引四册,共四十二编,记述绍兴历史发展之轨迹,展现绍兴重大事件之状貌,昭明绍兴人杰地灵之内涵,揭示绍兴事物变迁之规律,是一部既有地方特色,又具有时代特征的科学性、资料性著述。故作为绍兴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志的修纂成功,影响至大,意义深远。

绍兴素有修志传统,名志迭出。东汉《越绝书》,史称地方志鼻祖。南宋《嘉泰会稽志》、《宝庆续会稽志》,世谓地方志双杰。明、清两朝,《万历会稽县志》、《康熙会稽县志》、《嘉庆山阴县志》,均极具体要,名著于世。此后,虽断修近两个世纪,然一些名宦乡贤、有识之士,仍有修志之举。道光二十五年(1845),撰有《道光会稽县志稿》七卷(残本)。民国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1937~1939),曾编有铅印本《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和未刊稿本(第二辑),均因未竟其业而令人痛惜不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亦几次启动,均因故告吹,仅存提纲而已。八十年代本屆修志之初,则因建置变动频繁,举步难步。1991年,全省各县县志出版过半,编纂近臻,绍兴县才奋起以对。鉴于绍兴地域,春秋战国时为越国故都。秦行郡县,始有山阴县称,尔后各朝,山阴、会稽或独置,或分治。民国肇元,合建绍兴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亦有绍兴县、会稽县、绍兴市之设。1983年撤地建市(地级),分设越城区(县级),恢复绍兴县至今,郡(州、路、府、地、市)、县(市、区)均同城而治,且基本地域不变。故新修《绍兴县志》的记述范围,1983年之前悉依历史之地域和建置记载,之后则志绍兴县现境。

盛世修志。我们有幸主持其事,既惴惴于怀,又深感荣光。赖邑中近二百名耆老宿儒、壮士青年,戮力同心,谨勤于业,经两年时间,走访全国,搜集资料,重印越中旧志、文献,为